

一双《草鞋脚》 两番别样情

李秀卿

(西昌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美国人伊罗生编辑的短篇小说集《草鞋脚》,由于各种原因,出版时已与鲁迅和茅盾的编选初衷相去甚远,以致事隔若干年后出现了试图体现原选编者意图的中文版《草鞋脚》。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有趣现象,更是特定历史时期时代变迁的珍贵见证,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关键词】伊罗生;蔡清富;《草鞋脚》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47-03

一 伊罗生版《草鞋脚》

伊罗生(H·R·Isaacs, 1910-1986),美国人。1930年来到中国,任上海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及《大陆报》记者^{[1]p652}。1932年1月13日,在史沫特莱的提议和协助下,他创办了英文期刊《中国论坛》(半月刊)。这份刊物一直持续到1934年1月,由于两位编辑者——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编辑方针上发生了分歧^{[2]p652},该刊停办。之后,伊罗生开始酝酿一项新的计划,这就是编选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向西方介绍中国革命作家的作品。这项计划,一开始就得到鲁迅和茅盾的全力支持。

鲁迅和茅盾之所以对伊罗生的计划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主要是“那时候,比较集中地向国外的读者介绍中国的进步作家及其作品这样的工作,还没(人)做过,尤其是左联成立以后涌现出来的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国外尚无人知晓。”^{[3]p4}伊罗生的计划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因此,当伊罗生向他们提出帮助编一本这样的小说集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答应并立即着手工作,拟定入选作家及作品。蔡清富辑录的《草鞋脚》里收录了这份由鲁迅、茅盾共同研究而由茅盾执笔的初选篇目,共涉及二十三位作家的二十六篇作品。^{[4]p571}

这个篇目基本涵盖了这一阶段左翼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当时创作的基本风貌,里边既有名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丁玲等人的作品,也有如涟清、楼适夷等这些新进作家的作品。尤其从篇目排列先后顺序上,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和茅盾主要突出新近“左翼”作家及作品的编辑意图。

这个编目拿给伊罗生后,伊罗生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了增删。此时伊罗生已迁居北京,鲁迅和茅盾多次以书信方式与伊罗生磋商,提出更换或保留的意见及理由,对个别作家作品甚至据理力争。

1934年5月30日鲁迅致伊罗生的信中有如下

一段文字:

“……删去《水》的末一段,我们都同意的。

《一千八百担》可以不要译了,因为他另有作品,我们想换一篇较短的。……”^{[3]p582}

《水》是拟入选的丁玲两篇作品的后一篇;《一千八百担》则是吴祖缙的作品。到出版时,《水》被换成了《某夜》;吴祖缙及其作品则完全被删掉了。

1934年7月14日,茅盾和鲁迅对小说集选材问题再次提出细致的建议:

蒋光慈的《短裤党》写得并不好,他是将当时的革命人物歪曲了的;我们以为若要选他的作品,则不如选他的短篇小说比较好些。至于选什么短篇,请您自己酌定罢。

龚冰庐的《碳矿夫》我们也觉得不好,倒是适夷的《盐场》好,这一篇,我们已经介绍给您。

由一九三零年至今的左翼文学作品,我们以为应该多介绍些新进作家,如何谷天的《重地》及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诸人的作品,我们希望仍旧保留原议。

再者,茅盾以为他的作品已经占据了不少篇幅,所以他提议将他的《秋收》去掉,只有《春蚕》和《喜剧》……^{[3]p583}

这封信的结果,是伊罗生将蒋光慈的《短裤党》更换为《野祭》,将龚冰庐及其作品删去,听从建议换上了楼适夷的《盐场》,增加了何谷天的《雪地》。至于沙汀、草明女士、欧阳山、张天翼,还有初选篇目中推荐的葛琴、张瓴、艾芜、涟青等,伊罗生则不予采纳,甚至冰心、巴金、魏金枝等名家著作,也悉数删去了。另一方面,则根据自己的喜好,增添了“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及其作品,还加上了郭沫若的戏剧《卓文君》的节译片段。伊罗生实际上是接受了他俩一半的建议,更换了一半,内容也因收入了郭沫若的戏剧和殷夫的诗而由小说集

变为作品集。鲁迅和茅盾看事已至此,不好再说什么。这样,1935年伊罗生就最后确定了十位作家的二十三篇作品作为集子的内容。篇目确定后,他们夫妇即请杨启荪、水门汀(乔治·A·肯尼迪)、冯玉星、杨潮等翻译。^{[5]p613}翻译工作结束后,伊罗生夫妇于1935年7月从上海登船回到美国。^[6]

令人感慨的是,这个集子的出版几经坎坷,拖延到1974年才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时离编译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十年。

本来,“在《中国论坛》出版初期,纽约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就曾对我们准备出版的小说集表示了兴趣”,但“当他发现我变成了‘人民的敌人’或者比这更糟糕,而且他将不能指望纽约共产主义运动给予‘特别资助’时,他的热情就消散了”,“在以后的两年里,《草鞋脚》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出版商的拒绝。当1936年埃德加·斯诺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障碍,而终于出版了他编辑的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时(指《活的中国》——引者注),我们完全气馁了,我们只得懊丧地将《草鞋脚》搁置一旁,作为我们的纪念品之一了。”^{[5]p614}

《草鞋脚》迟迟未能出版的原因是时代、环境发生了急剧而巨大的转变。随着“红色三十年代”的结束,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发生巨变,出版小说集的外部条件已然完全丧失。近年,有些论者忽视这种外在环境的变迁,单纯强调伊罗生个人的原因^{[7]p93},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有失公允。

实际上,这本书在1974年出版,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正如伊罗生所说,“无论如何,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它本身,也由于时间给了我们透视的可能,我们要对这一时期的现代中国文学进行透视,同时还要看一看帮助创造了这段历史的作家们,他们个人的命运。因此,《草鞋脚》现在出版,很可能比1936年出版更有意义。有些书和某些见解一样,是有它们的契机的,而这本书的时机,很可能正是现在。”^{[5]p615}

英译本《草鞋脚》的出版所经历的曲折本身,折射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和剧烈的时代变迁,记录了国际左翼文学史上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镜头,见证了国际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衰成败。因此,尽管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缺憾,但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二 蔡清富版《草鞋脚》

正因为英译版的《草鞋脚》留下了不少不足和遗憾,所以我们就想还原鲁迅和茅盾拟定篇目的中文版《草鞋脚》原貌。这样,就出现了蔡清富辑录的另一种《草鞋脚》版本,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双《草鞋脚》,两番别样情”的有趣现象。但是,这本

书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限于此。它不同于我们一般见到的中文本和译文本,像斯诺的《活的中国》那样,只是作品翻译集。两本《草鞋脚》严格意义上各自属于不同的版本,内容差异很大,而且先出现英译本,再有中文本,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蔡清富重新辑录《草鞋脚》目的是要恢复鲁迅和茅盾当年选编本的面目。他觉得,“如能根据两个伟大作家一九三四年提供的编目将《草鞋脚》汇集成册,对于保存文学史资料,对于研究‘五四’至‘左联’时期短篇小说的发展,对于理解鲁迅茅盾的文艺思想,都是很有意义的。”^{[3]p615}而且,在这个时候做这样一件事,条件也已经具备。第一,英译本《草鞋脚》在国内已经可以看到;第二,一九七九年十月,北京图书馆收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交换寄来的有关鲁迅和茅盾编选《草鞋脚》时的书信和资料的手稿复制品,包括鲁迅的《小引》、《自传》、初选篇目目录、部分作家的作品简介、鲁迅和茅盾致伊罗生的书信、《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茅盾自传等。

辑录的第一步就是确认鲁迅和茅盾拟定的篇目是哪些?这里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草鞋脚》的选目究竟应当如何确定?一九三四年,鲁迅和茅盾为伊罗生开列的篇目正如前面所述经过多次增删,如何对待这些增删的作家作品?为此,蔡清富写信请教了当时还在世的茅盾,因为茅盾是当年的编写者之一,由他来定夺是最权威的。由茅盾的儿子韦韬回复的信中,对他提出的三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其中对选目的意见是,“或只编录原选目录,或再加上通信中推荐的都可以……。”这样,蔡清富就在鲁迅和茅盾开列的篇目之外,又加上了通信中推荐的几篇,然后依据发表的先后顺序,编写了一个选题目录呈请沈老审定。茅盾的回复简洁而干脆:“选目就按您附来的目录,因为这是根据当时的原始材料确定的,其他的事后的回忆都不能算数。不然界限不好划定。”^{[3]p625}这样,才算确定了《草鞋脚》的编选篇目。这就是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一月出版的《草鞋脚》。封面浅蓝底色,中间竖行书名左上侧是“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几个字,右下侧是“鲁迅、茅盾选编”。目录前插入了鲁迅和茅盾的自传手稿影印件。书前除了伊罗生请鲁迅专为他的集子写的序言外,还增加了一篇茅盾写的《关于〈草鞋脚〉》的短文,主要述及最初编选经过及英译本与原推荐篇目的差异。

由于辑录本把原拟定篇目和通信中推荐的作品都收入集子,这样收录本容量从26篇增加到30篇,自然郭沫若的剧本和殷夫的诗也就从中抽掉

了,成为名副其实的小说集。辑录本的可贵之处在于,不仅尽可能地逼近鲁迅和茅盾编选本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书后附录了相当珍贵的相关资料,包括《草鞋脚》初选篇目、《草鞋脚》部分作家作品简介、茅盾编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鲁迅茅盾致伊罗生的书信七通、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草鞋脚》长篇序言、英译本《草鞋脚》目录等,为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扩充和丰富了辑录本的容量和信息,从而增加了本书的阅读价值,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著作。

三 余论

从哈罗德·伊萨克斯到蔡清富,中美两国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和茅盾的一部心血之作的保存与留传作出了各自的努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美文学交流史上共同绘出了“一双草鞋脚,两番别样情”的奇特景观,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留恋的文学佳话。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进行,本来鲁茅选编好篇目,最多再和伊罗生协商敲定最终篇目,然后伊罗生翻译过来一出版就完事。但是,由于选编者之间出现的分歧,又主要是对选编目的和内容旨趣方面的巨大差异,加上时过境迁的环境变化,使得这样一个译介工作变得纷繁复杂,最终出现了两种个性面貌迥然相异的版本。这个过程本身就呈现出了两番别样的情趣。

再者,从伊罗生这边来看,也许他觉得鲁茅所推

荐的作者及篇目不够广泛,不足以代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革命文学的总体面貌和水平,因此他要有所增删。这至少是代表了当时外国人对中国革命文学的一种认识或看法。比如说被删去的几位左翼作家及其作品,可能就反映出尚未得到他们的认同。这也可以算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一种理解。而从蔡清富的编辑初衷来说,他认为伊罗生增删后的《草鞋脚》,已经离鲁茅的意图较远,未能忠实表达鲁茅“向西方读者介绍新兴的左翼文学运动成就”的主旨,终为憾事,故而重编此书。这也表现出中国人注重忠实的传统。这两者的差异,可谓大异其趣,不也表现出了两番别样情吗?

诚然,这两种作品,都无法真实呈现鲁迅、茅盾编选《草鞋脚》的初衷意图,伊罗生的译本与原编选者选目悬殊极大,蔡清富的辑录本终亦无法真正恢复《草鞋脚》的本来面目。特别是蔡编本以中文形式出版,更无法达成编选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一批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残酷镇压下的作家作品”的目的^{[5]p589}。可以说,这种努力,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留下缺憾的。然而,毕竟他们都努力去做了,他们的成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不给予应有的关注,不能不正视他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正视这种存在,并透视这种存在背后蕴含的时代文化及历史意蕴,这就是本文的命义所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鲁迅全集》(2005年版)第15卷56页“人物注释”栏中提到他是《大美晚报》记者,没有提到他是《大陆报》记者。此从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2]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蔡清富辑录,鲁迅、茅盾选编.草鞋脚[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 [4]关于作家作品细目详见蔡清富辑录的《草鞋脚》附录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5]哈罗德·伊萨克斯.序言[A].蔡清富.草鞋脚[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6]从北京返回上海时,伊罗生还去拜见了鲁迅。《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1935年7月25日条中有“伊罗生来访”的记载。
- [7]秋石.伊罗生与鲁迅[J].新文学史料,2009,2.

One Pair of *Sandal Foot*, Two Kinds of Feelings

LI Xiu-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Sandal Foot*, a shot story collection compiled by American Health Iros, was far from the mind of LuXun and Mao Dun for various reasons. This caused the birth of a Chinese edition which wanted to reflect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after many years. The collection is not merely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occurred by chance, it is a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witnessed the changing times precious, worthy of deeply consideration.

Key words: Health Iros; Cai Qing fu; *Sandal Foot*

(责任编辑:张俊之)